

IAOSHUOXUAN IAOSHUOXUAN

海燕出版社



世界
讽刺



小说选

傅开沛 编

311

世界讽刺小说选

傅开沛 编

海燕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875印张 212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900册

ISBN 7-5350-0274-9/I·54

定价 2.75元

内容提要

这本《世界讽刺小说选》是在世界肥沃的讽刺文学园地里，采撷的一束五光十色、斑斓多彩的鲜花。

书中精选了世界各国优秀的讽刺文学作品二十篇，其中有俄国契诃夫的《艺术品》，有美国马克·吐温的《卡拉维拉县驰名的跳蛙》，有法国都德的《雅尔雅依来到天主的家里》，有日本星新一的《奇特的警犬》，有南斯拉夫安·索良的《五百级台阶》等，这些艺术之花，永不凋谢，闪烁光华。

目 录

1	自我邀请.....〔希腊〕帕·帕帕杜卡斯 盎 伯译
12	五百级台阶.....〔南斯拉夫〕安·索良 娜 娜译
23	乌纱巷春秋.....〔中国〕毛志成
35	致博学的邻居的一封信.....〔俄国〕契诃夫 杨震夏译
42	艺术品.....〔俄国〕契诃夫 杨震夏译
49	大沼泽轶事.....〔巴西〕若泽·萨尔内 张 宇、唐玺麟译
116	可笑的悲剧.....〔法国〕阿·科蒂 朱延生译

122	热闹的葬礼·····〔南朝鲜〕白龙云 小 晓译
154	“普希金”同志,您好!·····〔中国〕于宗信
159	忠诚的费琪小姐·····〔美国〕阿兰·马克斯 吴柱存译
170	奇特的警犬·····〔日本〕星新一 晓 梦译
176	拥有百科全书的人·····〔瑞士〕瓦·考尔 易 文译
182	五彩石·····〔中国〕古 华
192	永久占有·····〔英国〕格雷厄姆·格林 杜 渐译
208	雅尔雅依来到天主的家里·····〔法国〕都德 赵少侯译
215	我出生之前·····〔保加利亚〕伊瓦伊洛·彼得罗夫 陆 洁译
251	办公室里蜜蜂·····〔中国〕王安林
261	伯爵的裤子·····〔匈牙利〕哈太衣 胡愈之译
266	盲人乡·····〔英国〕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筱 璋译
298	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 ·····〔美国〕马克·吐温 雨 宁译
307	后记·····

自我邀请

〔希腊〕帕·帕帕杜卡斯

盍 伯译

那个人叫阿里斯蒂迪斯，我认识这人才几天工夫。说真格的，打头回见面起，我就知道他不是个正派人。我敢担保，我的印象决不会出错。你们一定要问，我为什么要同那号人交起朋友来呢？不瞒你们说吧，那阵子我实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做伴了，因为我很穷，穷得简直落到囊空如洗的田地。瞧着你这副寒酸相，谁都离你远远的。

那时候阿里斯蒂迪斯的经济状况比我好不了多少。所以我跟他意气相投，大家时常将自己仅有的一些钱凑在一起，买些便宜的食品、咖啡之类的东西，要么就是把钱用在别的开销上。平时是如此，一到星期天，阿里斯蒂迪斯便跑得无影无踪，不知去向。星期六一到，我就问他：

“阿里斯蒂迪斯，明儿我们打算怎么办？”

“明天嘛，你就甭管我了，”他说，“我要去参加一个婚礼。”

星期天就这么过去了，又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星期天……我有一回这样问道：

“真是怪事一桩，你所有的朋友一个个非要现在结婚不成吗？”

他的回答使我觉着突兀：

“谁告诉过你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啦？”

“那人家怎么会向你发出邀请的呢？”

“谁跟你说过我是应邀前去的呀？”

“这么说，你是不速之客？”

“这话不假。”

“每星期天都跑去瞧别人结婚，你的雅兴真不小！你到那地方去也许只是为了欣赏一下新娘子，不然就是婚礼场面令你倾倒。”

阿里斯蒂迪斯诡秘地一笑，说：

“我的安东纳基斯，看在咱俩的交情份上就把秘密对你直说了吧。什么新娘子，什么婚礼上的奏乐，这一切我根本不感兴趣。再说那种奏乐，每个星期天要听上三四次，不倒胃口也得倒胃口。我看重的是别的东西——吃！我可以痛痛快快地饱餐一顿。”

“在哪儿？”

“在新郎或者岳母的家里啊。”

“可是你并不认识他们呀？”

“看得出，你还没听懂我的意思。一到星期天，各教堂都

要举行四五场婚礼，参加的人都是新郎、新娘的亲戚朋友，人还真不少。他们中有的彼此之间认识，有的则不认识。说得再明白些，应邀参加婚礼的人来自两个方面：一边是新郎的亲戚朋友，一边是新娘的亲戚朋友，这两边的人往往互不搭界。瞧，我就是瞅准了这一点才一饱口福的。”

“这话怎讲？”

“就是说，我也钻入客人们之中，没有人会起疑心，谁也不问我是什么人。婚礼快要结束时，我便设法向他们的亲戚打听接下去是不是有宴请。当然喽，这种风俗现在已经不时兴啦。每人发一盒喜糖就算完事。不过，有一些人仍然热衷于往日的时尚，大操大办，吃喝俱全。四场婚礼，就有一场这么做。所以嘛，我就壮着胆子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跑，直到把我给吃撑了。”

“行了行了。难道你不会碰到有人向你这样提问：你是谁？有什么资格坐下来吃饭？”

“没有的事。因为，不是新郎的亲戚把你认作新娘的熟人，就是新娘的亲戚以为你是新郎的朋友，况且有的时候，新娘、新郎并不留下来吃饭，而因为其他事情退出典礼，这样你就能更自在了。你啊，俨然就是新娘或新郎的一个好朋友，坐在那儿尽情享受美味佳肴。”

“味道好极了，对吧？”

“那还用说嘛。又是吃啊，又是跳舞，还狂饮作乐。”

“你不想把我也带上吗？”

“那可不行，我担当不起。你要是愿意，就自个儿去。我唯一能帮助你，就是告诉你明天我上哪个教堂。到时候你也来，在一边站着，瞧着我是怎么下手的。以后，就是你

自己的事儿啦。当然要干你也得在别的地方。”

“那么，你明天准备去哪个教堂？”

“圣索斯蒂斯教堂。许多结婚典礼都在那儿举行。你五点钟来，可得穿得体体面面的，就好象结婚的是我。”

第二天五点正，我赶到圣索斯蒂斯教堂，教堂外面停着许多辆汽车，人也聚了不少。新郎、新娘还没有到。成群结队的宾客们正站在那里有说有笑。这时我在他们当中发现了阿里斯蒂迪斯，这滑头的家伙早已钻进人群里面，谈笑风生，一副亲热投机的样子，多象是新郎最近的表兄。突然有人喊：

“新郎请！”

新郎从豪华的小汽车里出来，一身黑色的西服，系着白色的领带，胸前还别着一朵小花。众人向他频频致意。新郎靠门等着，不时抬起手腕看表。不一会儿，又听得一声喊：

“新娘请。”

身着雪白婚礼服的新娘下了车，激动的脸显得苍白。一位老人——不用说肯定是她的父亲——搀扶着她，把她领到新郎跟前。他挽起她的胳膊径直朝里走去，后面有一群人尾随着，我也在里面。我在队伍的边上站着，害怕得象是丢了魂。可是阿里斯蒂迪斯却已站在很前边，正同别人谈得火热。唱诗班还在继续吟唱。仪式一完，新郎、新娘以及他们的父母开始接受人们的道喜。我从阿里斯蒂迪斯身旁走过，没有跟他打招呼。我学着别人的样子，同新郎、新娘和他们的父母一一握手，对他们说“祝你们幸福”，他们对我说“谢谢”。接着我便来到布道坛，那儿在发喜糖，我领了一盒装进衣兜

里。随后我就在门边站着，两眼盯着阿里斯蒂迪斯，不放过他的一举一动。

新婚夫妇钻进那辆豪华型小汽车离去，好去说他们的知心话。客人们渐渐散去。最后剩下一些不愿离去的人，阿里斯蒂迪斯向他们靠拢，他也留了下来。这时候他走过来对我说：

“宴会算是吹了，只能瞧下一回的了。你瞧，又有人陆续来到。”

一点不错，参加第二场婚礼的人已经聚了不少。半个钟头过后，举行了第二个神秘的典礼。一切照旧。我把得到的第二盒喜糖装进口袋里。等到第三个婚礼一结束，就见阿里斯蒂迪斯正跟在被邀请的客人们后边。他从远处向我眨巴着双眼，象是在说：“太好了，这下准成！”

我揣着三盒喜糖高兴而归。一开始就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怎么样？”第二天我问阿里斯蒂迪斯。

“要是跟你说我吃了什么喝了什么，你准得趴倒在地直叫后悔，安东纳基斯。我只消说餐桌上有黑鱼子酱和香槟酒就够你受的啦。”

“行了，我的阿里斯蒂迪斯。”我说，“后来宴请的事儿你是怎么打听到的？”

“这太容易不过了。你只要站在新郎、新娘的父母亲或者教父的身边，一旦看出苗头，就只管放心跟他们走好了。只要有胆量，其他都会水到渠成。”

下一个星期天到了，我决定亲自前去一试。我打算找一个更大的教堂，却被阿里斯蒂迪斯拦住了。

“不行啊，”他说，“在大教堂里举行婚礼的人家都来自上流社会，过去的那一套他们早就不信了。你不妨去一个中等规模的教堂，那些中下阶层的人心儿好，而且一直守着老传统。”

我总算征得阿里斯蒂迪斯的同意，确定了去哪个教堂。五点钟光景我来到教堂。不容我等候，婚礼已经开始。我走了进去，在前排的人中间停住脚步。这时，旁边有个人转过头来，这是一个脸色红润的中年人，他笑着说：

“瞧我们的新娘子有多激动啊！”

“可不是嘛，”我答道，“她长得太美了。”

“她显得就象是个孩子。”

“您是她的亲戚？”

“她的舅舅。”

“我是新郎的朋友。”

“哦，他可是个好孩子啊！”

“脾气好得没法说。我说他真是娶了一个出身好、又漂亮的姑娘。”

“多么般配的婚姻！”

“请问，您贵姓？”

“贝利克利斯·朱拉斯。”

“我叫安东纳基斯·福利斯弗斯。见到您很荣幸。”

他就是我要找的人，我终于将他征服了。贝利克利斯先生，我现在一步也不会离开你，我倒要看着后面会有什么好戏。

羊
下
[

仪式一结束，新郎、新娘以及他们的近亲都站成一排。我排在道喜队伍里，发觉许多人不只是握握手，而且还亲吻新郎或新娘，要不两个都吻。能够有机会吻一下长得如此美貌动人的姑娘，真是一种幸福。我一分钟也不能犹豫了，轮到我时，我贴近她的嘴角给了她一个吻。

“祝你们幸福。”我说。

“谢谢。”

我没有去吻新郎。接着我拿到了一盒喜糖。我连忙向贝利克利斯靠拢。

“我们这就要去他们家吗？”我问。

“对，将有宴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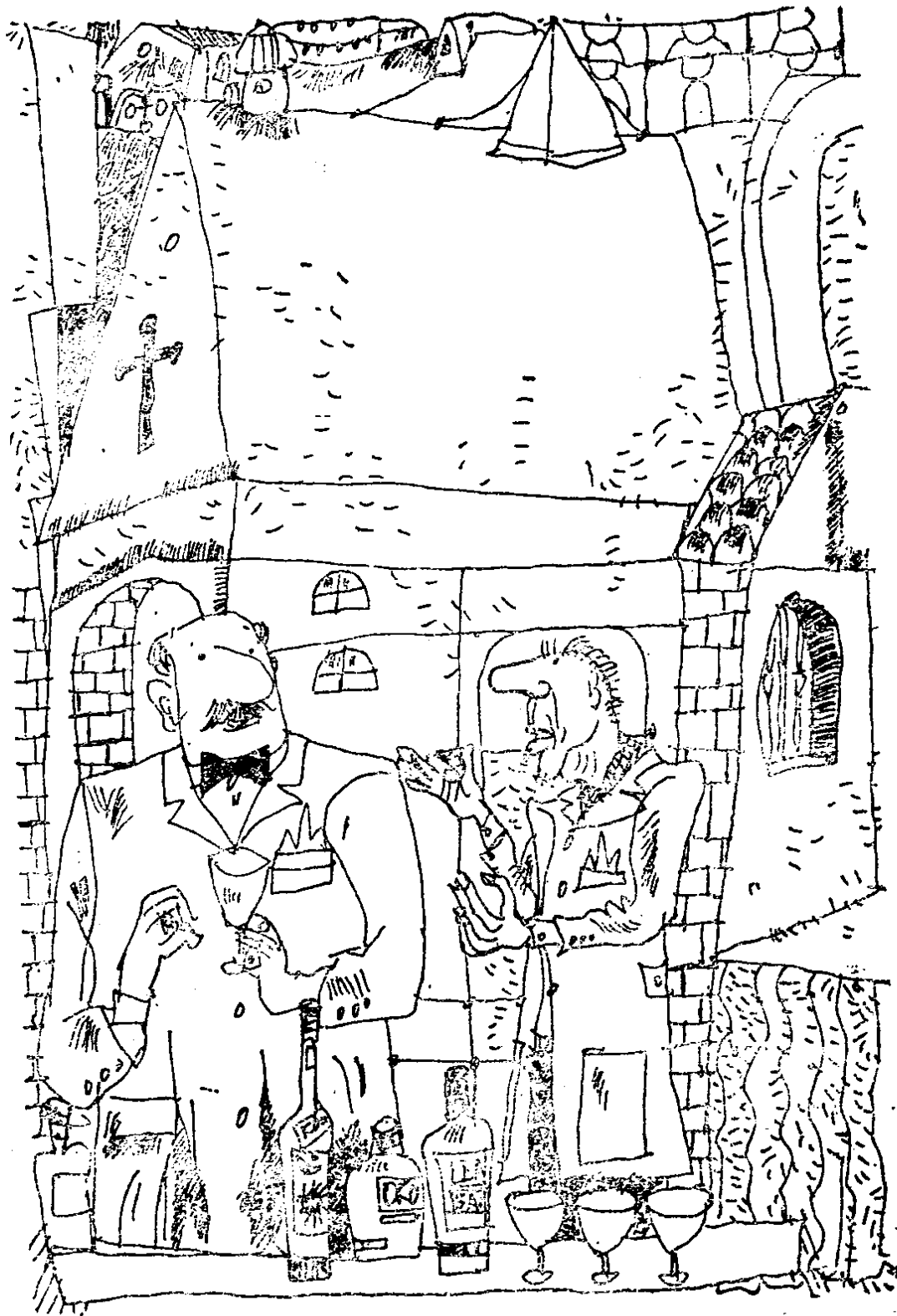
“我担心能不能赶得上参加呢。”我嘴里说着，象是有点不愿意去那儿似的。

“噢，别这样！”贝利克利斯责怪我。“既然你是新郎的朋友，怎么可以不来同大家一块儿庆贺庆贺？这可真遗憾呢。你跟他是什朋友？”

“好吧……”

一切正象阿里斯蒂迪斯算计的那样自然而然地发展。亲戚朋友来了四十多个，大家很快便融成一片，亲切交谈，象是好久不见面的老朋友。盘子端上一个拿走一个，美酒一瓶接一瓶喝了个精光。接着大伙儿又是唱歌又是跳舞。我跟五六个漂亮小姐跳舞跳得真是开心极了，从探戈舞一直跳到“查米科”^①，我最拿手的就是“查米科”。不知不觉我忘了我是呆在一个陌生人的家里，我感到我就是新郎的朋友。

^① 查米科，希腊民间舞蹈，起源于希腊伊庇罗斯北部地区。



谁要是胆量，就来戳穿我的把戏吧。

我们走的时候，已是黎明。贝利克利斯舅舅最后一个跟我握手道别，还说：

“新郎的朋友们个个都是好样的！”

怎么会不是呢？

打那以后，我便常常干起这个美滋滋的勾当。第二天我找到阿里斯蒂迪斯，同他交流自己的体会。不过对外人，我们总是严守秘密，我们曾经象旧时代的密谋家那样发过誓。每星期天我总到一个教堂去，经验告诉我人们最爱在哪些教堂里举行婚礼。我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居然发展到同新郎、新娘的父母攀谈，甚至连同新郎本人说话都无所顾忌。其实这样做并不难，只需要面带笑容并且有一种自己家里人的随便风度就行了。接下来你便可以坐下来吃了……

不交好运的情况实属罕见。根据阿里斯蒂迪斯得出的比例关系，四场婚礼当中就有一场伴随着宴席。当然偶尔也会碰上不在家里而在某个大饭店招待客人的情况。不过，即使交不上好运，我的得益也是很可观的：总可以在口袋里揣上四五盒糖果。整个一星期我都在嚼着那些糖果，不多久我的屋子里已堆积了八十来盒婚礼喜糖，我将它们全都卖了个好价钱。

常言道：徒弟能够超过师傅。我之所以超过他，除了美美地吃上一顿，还因为我在别的方面有所进展，那就是给新娘子们一个吻。当然这要看我的兴致……说完“祝你们幸福”，马上就是一个吻。新娘中谁也不会面露难色，而那个新郎总是傻乎乎地站在一边，看起来还挺自豪的哩。而这个吻使我胃口大开，玩兴大增。

现在我正站在教堂的前院，与其他客人一道等候着新娘的光临。新郎是一个瘦高个，喉结突出，有小孩的拳头那么大。哪位幸运的小姐会嫁给他呢？

“新娘请！新娘请！”

小汽车停住，人们请新娘出来，突然我的心“咯噔”一下子……不错，这位身披白纱、甜蜜可爱的黑发少女，你安东纳基斯怎么那样面熟啊？一点不假，安东纳基斯，她就是你从前爱过的那个丹丝葆，一个美丽的黄昏她把你甩了，她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出息。如今，她却嫁给了这个喉结突出的瘦子！我明白过来，好不伤心。“赶快离开这儿吧！”我想。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丹丝葆用那双黑亮的眸子注视着我，眼光里流露出惊奇。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是一种愉快的惊奇。

我走了进去。这回我不需要装作亲戚或朋友了。

“新郎的朋友？”身边一位胖女人问我。

“不，新娘的朋友！”

随后我走过去同新娘握手，并吻了她一下。

“祝你们幸福。”

“谢谢，安东纳基斯。我也祝你一切顺利。”

婚宴在家里举行，新婚夫妇一同参加。新郎兴致上来的时候，就同新娘一道翩翩起舞。第二个舞轮到我跳了，我轻轻地搂着新娘的腰身。

“你不知道你这次来多么让我感动，安东纳基斯。”

“怎么，丹丝葆？”

“瞧，你惦记着我的婚事，还跑来参加婚礼。没想到你还爱着我，已有六年了。一见到你，我就止不住要哭……现在

我明白你有一颗多么高尚的心。”

“过去的事情总是那样美好，”我喃喃地说，“祝你生活美满！”

她握住了我的手。我还有什么好对你们讲的呢？那个晚上我实在太高兴了，高兴得一连吃了双倍的饭菜。

几天过去了。有一天，阿里斯蒂迪斯跑来对我说他结婚了！跟谁？

“跟一位在一次婚礼上认识的姑娘。”

“有人邀请你了吗？”

“对，我是自个儿邀请自个儿。真走运哪！”

“你们哪天举行婚礼？”

“下个星期天。你得早点来。我要你干一件很要紧的事儿。”

“什么事？”

“你要对前来赴宴的客人严密监视。许多人也学会玩起这套把戏了。听着，我绝不允许那些滑头家伙混在其中嘲弄咱们！”

“我说阿里斯蒂迪斯，那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也……”

“我们可不一样，安东纳基斯。”

那天我当然去了，可根本就没有逮着什么可疑的家伙。与此同时，我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不过每星期天的婚礼，我还是照去不误。当然不为混口饭吃，而只想吻吻新娘。估计至今已经吻过一百八十多个新娘了。哦，哪个卡扎诺瓦^①敢夸口说吻了那么多的姑娘？

^① 卡扎诺瓦，意大利有名的冒险家，花花公子、唐璜式的人物。

五百级台阶

〔南斯拉夫〕安·索良

娜 娜译

有朝一日，当阶梯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您会在无意之中，或许甚至满怀眷恋之情地回忆起，在这座城市北部的某个地方，从前曾经有过一座被人们称之为赫罗巴特台阶的石梯。您或许会怀着当这些台阶还存在时对之未曾有过的感伤心情来想到它们。现代生活中的事件仿佛折叠式儿童书籍的书页一样互相重叠着，以使后人更便于了解过去——这已形成了惯例。您往往不再注意，从鸟瞰的角度，从未来前景角度所看到的，这本折叠式小书中的某幅画面与现在是迥然不同的。

我知道，您不会为此而责备自己。您会随随便便地说：事物在变化嘛。这没办法。您说得对，事物当然在变化。甚至现在，当我偶尔来到这些台阶跟前时，我才